

徐州剪纸

徐州剪纸始于汉代,在唐代就发展了一定的规模。徐州剪纸题材内容丰富多样,其作品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塑造形象,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气息,展现地方现实生活和民风民俗,反映了徐州地区特有的人文品格,不仅对研究徐州艺术史、民俗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,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



绘。



剪。



刻。



作品《大美徐州》。



作品《十二生肖与十二花神》。

一刀一剪 刻下世间百态

根植民间
艺传千年

本报记者 吴一凡

绘。

剪。

刻。

下。

世。

间。

百。

态。



散落徐州的 民间艺术



剪刻之间
梦笔生花

“一剪之巧夺神工,美在民间永不朽”。红纸一张,剪刀一把,在指尖翻飞间幻化成花鸟虫鱼、人间百态——这便是徐州剪纸艺术的魅力。

在徐州,剪纸艺术如一条灵动的丝线,串联起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子。徐州剪纸,古拙中透着灵秀,质朴里藏着匠心。在窗棂间、灯影下、嫁妆盒上默默诉说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的朴素追求。它不只是一门手艺,更是一种无声的语言,将祝福、期盼与生活智慧镂刻于方寸之间,代代相传。

徐州剪纸的根系,深植于黄淮平原的沃土,与这片土地上的四时节气、生命礼俗同频共振。翻阅历史的册页,剪纸的身影早在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载的“人日剪彩为胜”的古老习俗中便已摇曳。

这门以剪镂空、以纸传情的艺术,其源头悠远。早在纸张发明之前,我们的先民便已运用金箔、银箔、皮革、绢帛乃至树叶等薄片材料,通过雕、镂、刻、剪的手法,创造出具有祈福与装饰功能的纹样。

汉代“剪彩为幡”的立春习俗,便是在丝帛上剪出象征春天与生命的图案,悬挂以迎祥。这份古老的风俗,穿越千年的时光,历经一代代巧手的传承与地方风土的浸润,逐渐与徐州地区的民情、物产、审美深深融合,最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徐州剪纸。它从古老的祭祀仪式和节庆习俗中走来,深深扎根于民间生活的土壤,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一朵传承千年的鲜活之花。

现如今,在徐州,剪纸是春日的门笺,在风中呢喃着祈福的吉语;是冬日的窗花,将寒夜的灯火染上融融暖意;更是女子出嫁时那一套繁复精美的嫁妆花,承载着家族最深厚的情感与祝愿。

农家的巧妇们,让喜鹊登梅、连年有余、福禄寿喜的图景跃然纸上。

剪纸的纹样里,藏着古老的密码,那是一代代人心照不宣的祝福暗语。

对称的团花,是圆满无缺的宇宙观照;盘旋的云纹,是直上青云的朴素向往;那“鱼戏莲叶间”的生动画面,则寄托着对生命繁衍不息最深沉的渴望……

这门无需笔墨、仅凭心手相传的艺术,在漫长的农耕时光里,始终与土地上的劳作、屋檐下的炊烟、生命历程中的悲欢紧密相连。它不只是装饰,更是心灵的慰藉与文化的印记,成为徐州民间文化血脉中一抹温暖坚韧、永不褪色的色彩。

1977年,李海梅出生于这片浸润着剪纸文化的土地上。她的剪纸启蒙,源于童年那弥漫着浆糊与纸张清香的院落。“小时候,看我太奶奶剪花样,就像变魔术一样。”李海梅回忆道,“一张平铺的红纸,对折几下,剪刀尖进去转几转,打开就是一对活灵活现的鸳鸯,或者一朵层层叠叠的牡丹。那时候觉得,那把剪刀是有生命的。”

太奶奶是为绣鞋样、做婚庆喜花而剪,那些精致的花样,是生活实用的部分,却也是李海梅美学启蒙的起点。她依偎在老人身旁,看锐利的剪刀在苍老却灵巧的手中轻盈游走,纸屑如蝶纷落,美好的图景在掌心绽放。这最初的震撼,将“美”与“创造”的种子,悄然埋进心田。

学生时代,这份喜爱是课业间隙的自得其乐。一把小剪刀,几张作业纸,便能剪出蝴蝶与花草,是独属于她的宁静时光。
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大学时期,当她第一次系统接触刻刀时,仿佛打开了另一扇门。“剪刀走的是心气儿,讲究一个畅快灵动;刻刀更像修行,得沉得住气。”李海梅这样形容。而真正开始创作一幅完整的剪纸作品时,她才深刻体会到这份“修行”的含义。

“做一幅像样的剪纸,最难的不是手上的功夫,而是从头到尾那颗不能急的心。”她跟记者解释道,先要在纸上反复勾画样稿,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,又要融入新的巧思;再将样稿固定在叠好的宣纸上,有时一叠就是十几层,用镇纸压平;接着便是最考验人的刻制环节,刀尖必须垂直于蜡盘,手腕悬空持稳,顺着纹路一丝丝推进。

“最怕刻到关键处,手一颤,把该连的地方刻断了。有时候一幅作品做了大半个月,就败在最后一刻,那种滋味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,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指腹上因长期握刀形成的薄茧,“刻得久了,手腕会酸得抬不起来,眼睛也得时刻盯着,但心里是静的。”

从最初的画稿到最终的装裱,一幅作品短则数日,长则经月。在这个过程中,锋利的刀尖成为她手指的延伸,在纸上游走、停留、转折,将时间的分量与心神的专注,一寸寸镌刻进纤薄的纸张。

正是这份不易,让她对每一幅作品都倍加珍视;也正是这份对传统的深入体会,让她开始思考——如何在新时代,让这份需要静心守候的美,被更多人看见、理解、传承。

让她将剪纸从个人爱好升华到文化使命的,是成为茅村中学美术教师之后。“我想让孩子们看到,我们祖辈传下来的东西有多美。”

为了这份“让孩子们看见”的责任,她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艺术修行。近十年来,她利用假期,自费赴河北蔚县、山西大同、江西景德镇等地学习研讨。“出去看,才知道天外有天。”她坦言,“拜过师,师傅可能只教你几样,但更重要的是,你走进了那个圈子,能和全国各地做剪纸的人面对面交流,这种机会特别珍贵。”

她珍惜每一次学习,就像树木努力伸展枝叶去触碰阳光。北方的剪纸大气豪放,南方的剪纸精巧细腻,她都一点一点记在心里,琢磨着怎么融进自己的作品里。30多年过去了,当初那个看着太奶奶剪纸入迷的小女孩,已经把这个这份喜欢,磨成了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沉得下心的手艺。

●受访人

李海梅 江苏徐州人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徐州剪纸”市级代表性传承人。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,江苏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。其作品既融入了北方剪纸的豪放和浑厚,又糅合了南方剪纸的细腻和清丽。近5年来,先后有50多幅作品在各类比赛中获奖,荣获国家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传统工艺比赛优秀奖、江苏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赛奖,并被授予“江苏省巾帼建功标兵”称号。



作品《梦笔生花 共享非遗》。

对于李海梅而言,非遗传承是在尊重传统精髓的基础上,注入时代活力的呼吸,让老手艺活在当下。

她的创新,始于对色彩的解放。

“改单色剪纸为彩色剪纸,令作品色彩更加丰富,也更有表现力。”李海梅介绍,将不同颜色的宣纸层层叠加,通过精心的镂空设计,让下层的色彩在特定部位显露,形成丰富的色彩层次与立体光影。

“最考验人的是处理色彩过渡的区域,刀尖的转折必须非常细腻自然,有时一个关键部分刻坏了,整个作品就失去了神韵,几天甚至几周的心血可能就白费了。”正是这份极致苛刻的“建造”过程,让每一幅作品都成为独一无二、无法复制的艺术生命,在光线下呈现出油画般丰富的层次与现代设计的美感。

她的创新,更体现在让剪纸走出平面的画框。2019年,她创作的剪纸服装惊艳众人。将细腻的镂空纹样与服装的剪裁、结构相结合,传统技艺与现代时尚完成了一场优雅的对话。

“剪纸的镂空感与特殊面料的光泽,搭配上人体的曲线,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。”这袭华服登上了2020年铜山区百姓春晚,也走上了文化机构的秀场,让静态的艺术“穿”在了身上,动了起来。此外,剪纸伞、剪纸灯笼、剪纸包……她的创意让这门古老艺术化身为可佩戴、可使用、可点缀生活的文创产品,真正走进了日常的风景。

而将这门艺术穿在身上、握在手中,终究是为了将其更深刻地植入未来一代的心灵。

自1998年在茅村中心中学执教以来,她的梦想便是在孩子们心中播下剪纸的种子。李海梅创办的剪纸社团,如今已是学校一片生机勃勃的“非遗绿洲”。

近30载春风化雨,近千名学生在这里与剪纸结缘,数百名社员得到了系统培养。面向全校的美术课上,她会巧妙地将剪纸知识融入其中,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节日时,为自己教室的窗户贴上亲手剪出的红花。而每周五下午的社团活动,则是更深入地教学。在这里两到三年的时间里,孩子们从认识工具、学习安全规范开始,逐步掌握剪、刻、撕等多元技法。李海梅有一套严格的“打卡”制度,即便是寒暑假,也要求孩子们坚持练习,为的是不让技艺的链环在假期中断。

“看到他们能独立完成复杂的作品,眼里有专注和自信的光,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。”李海梅深知,孩子们手中那跳跃的纸屑,剪刀下逐渐成形的图样,就是这门千年艺术未来最生动、最有力量的续章。

一张纸,薄如蝉翼,可承千钧文化;一份情,厚重如山,皆在方寸之间。李海梅的人生,与剪纸早已相互成全,彼此照亮。她以纸为卷,以剪为笔,既复刻着纹样里古老的吉祥密码,也描绘着时代浪潮中创新的无限可能。

在李海梅的身上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非遗传承人的技艺与坚守,更是一种将文化遗产化为生命活水的智慧与深情。正因为有她这样的守护者与开拓者,徐州剪纸这门古老的艺术,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,不断生发新的枝丫,绽放出穿越时空的永恒之花。

◀李海梅正在剪纸。 本报记者 何昌健 摄